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景公下

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

見昭公史齊世家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通一作踊下同柏常騫曰為

文淵閣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其聲
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
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公使為室成
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其聞梟聲乎
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
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
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
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

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途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板而去之晏子卷一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為之罷長庲之役晏子卷四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說苑正諫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揖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為子復之若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吾儕小人將左手擁腷右手捆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

子門人今其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於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修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脣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蹷然曰凡在君耳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

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新序卷一晏子卷三合刪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羡乎所聞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以子大夫事之晏子逡巡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

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鍇然

不滿退托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卷二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子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卷二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以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

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知也何足以識禮韓詩卷四又晏子卷三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於牆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

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
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
蹊雖有楚棘而已遠然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
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
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
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晏子卷三
景公疥且瘧朞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
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

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說苑辨物又晏子卷一

景公之時熒惑守於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

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荅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孔叢子上

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史齊世家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

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敕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孔叢子上

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

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
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
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說苑尊賢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悦欲以尼谿
田封孔子晏子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
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
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有缺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蹌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史孔子世家又晏子卷四少異

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人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晏子今本無見初學記

孔子與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景公出問

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絶乎故殃其廟以彰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哉說苑權謀又家語畧同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

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
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
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腸
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毋太
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
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
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豈其然
韓詩卷七　又
說苑善說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予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知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

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孔叢子上）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說苑雜言）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輔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

也

孔叢子詰墨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

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也夫德之不修已之罪

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又 詰墨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偽引晏子之言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

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
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
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孔叢子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鴟夷
子皮於田常之門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
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
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齋戒沐
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景公伐魯得東門無擇一作澤公問曰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氷厚五寸公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氷禮也陰水厥陽氷厚五寸者寒温節也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乃不伐魯晏子卷三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子乃薦田穰苴曰穰苴田完之苗裔也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

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為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狥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

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狥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

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高國之屬譖于景公穰苴發疾而死其後齊威王用兵行威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因曰司馬穰苴兵法史穰苴傳

晏子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於國外寵之臣矯奪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為子之道以鍾愛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晳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決決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頭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

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吾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常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

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返之晏子不得已而返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呂覽士節 又晏子卷三

說苑復恩北郭騷踵見晏子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顧治也夫有欲為顧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

有之夫儉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塗髹若今畫辟漆柱之類）其尚儉之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濡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揺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

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於左右左右爭之甚於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

符子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千乘聚萬駟矣方欲珍懸黎會金玉其得之即奚若晏子曰臣聞琬琰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為羽豪其為鳥也非龍肝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饑而不飽其飲常渴而不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珠玉之珍非乃為君之患也

晏子　景公問於晏子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

子知道矣

淮南子　齊景公内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鍾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

晏子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

有問而未嘗有得也

晏子　晏子聘於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陰水厥陽氷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氷禮也陰水厥陽氷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

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迷也

韓非子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

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晏子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公命伯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於民致任器於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饑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敝撤